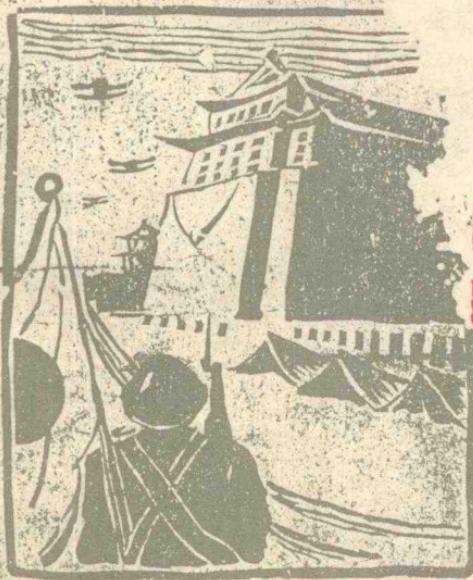


劉若耶紀念文集

柳倩題



主编：刘石夷

劉
英
平
紀
念
文
集

柳清題



可惜列氏早已逝世人言了。

但他的思想、言行和爱国主義、革命的民主主義精神，为他的子女所奉行，为全人类所敬仰的人们中所传着。

列氏之死為此中國之民同悲！

柳清 一九三二年二月

若要是永生

人生的道路坎坷孤单
有几人幸福度过一生

只有年轻才有所为
处处为人难捉弄

我们分手已多年
你的形象仍留我心

我在梦中还常常念你
也常作优美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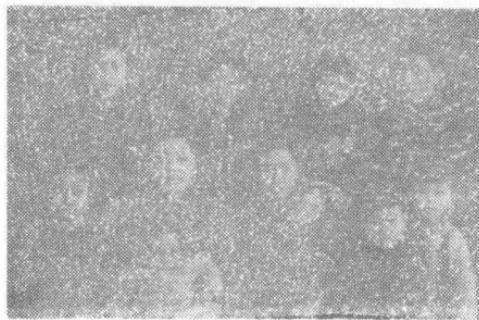
香港：1979年5月29日 此东



刘若平像（摄于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刘若平与《流火》部份编委合影
(前排左起: 刘若平 李石锋 丁 冬)
(后排左起: 刘硕叔及同乡官缉熙)



刘若平五十年代初与家人合影





目 录

刘若平当与人民同在（代序） 柳倩（1）

纪念刘若平诗文：

并非过时的文字	萧蔓若（4）
流星虽逝 光热永存	董味甘（6）
怍色的纪念	孙淳（10）
荣县文艺园地的拓荒者	郝味书（12）
回忆与怀念	胡善权（15）
可贵的品质	田慕潜（18）
亲情长在	谷声隆（22）
怀念若平	官缉熙（24）
是零星的记忆	辜达权（28）
哭若平	郝世培（32）
缅怀刘若平同志	李为择（34）
故人其萎 哀思绵绵	张得呼（41）
忆刘若平二、三事	辜其灼（47）
爱国青年的典范	黄仲阳（51）
一曲难忘的往事	何国干（53）
深切怀念表兄若平同志	张承选 张芸青（55）
怀念刘若平同志	龙达舜（58）
青山处处埋忠骨旭水依依寄深情	周晓帆（62）
女儿的纪念	刘传静（70）
父亲的音容宛在	刘传复（73）

爸爸的书	刘传熙	(76)
奔流的抗战之火——《流火》研究	邓经武 刘石夷	(82)
生为人敬 死为人思	刘石夷 张 路	(96)
——刘若平生平		
缅怀若平兄	禾 波	(147)
念若平忆“流火”	梅 英	(147)
喜闻石夷兄编辑若平文集	周作新	(148)
怀若平兄	罗成基	(149)
题刘君若平纪念文集	朱纵舫	(149)
纪念刘若平同志	黄元仪	(150)
若平同志逝世33周年纪念	刘俊文	(150)
缅怀若平表兄	康 颀	(150)
悼亡友	赵香廷 罗世鹏	(151)
正气天地间	李良白	(151)
泪悼爸爸	刘传熙	(152)

刘若平著作选:

论述·杂感篇:

论战时的文艺	(155)
关于“流火社”	(158)
关于“阿Q”	(159)
诗歌的我见	(160)
山城小感	(161)
拳打脚踢	(162)
谈演戏	(163)

苍蝇	(164)
城墙上的砖	(165)
偷电	(165)
偶感	(166)
替孩子喊冤	(166)
纪念“五四”——庆祝中华第一届文艺节	(167)
屈原忌日想起	(169)
喊“通俗”	(170)
谈面子	(172)
写我自己	(174)
沉痛哀悼式民二哥	(175)

诗歌篇

哭母亲	(181)
题日记扉页	(181)
苦雨	(181)
春来小曲	(181)
钓鱼曲	(182)
逃亡曲	(182)
城里与乡里	(183)
歌声	(184)
起来了，东方的巨人	(185)
别了，古城	(187)
晨呼队	(189)
荣县五宝小学校歌	(190)
荣县大禹小学校歌	(191)

给学从	(192)
送志愿兵	(193)
五月之歌	(195)
在战斗的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	(196)
为小学生“晨呼队”作歌	(198)
“硬火”颂——悼德培同志	(198)
扯根眉毛不认人	(199)
“豪门”颂	(200)
不搞好生产非好汉	(201)
毛泽东在呼唤	(201)
思念	(202)
给我的孩子	(202)
这美丽的地方	(203)
红旗手	(204)

艺术作品篇：

1.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及素描像 (205)
- 2.《流火》诗专号。 (206)
- 3.写生画 (206)
- 4.鲁迅先生像 (207)
- 5.教学笔记，1954年9月第五册 (208)
- 6.风雨中的古城 (209)
- 7.亡土上的受难者 (209)
- 8.“旭水”刊头三幅 (210)
- 9.篆刻：五方 (211)

刘若平家书选：

书信 9 封 (212)

附件：

1. 刘若平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166页 (231)
2. 刘若平被收入《荣县志》人物卷 (231)
3. 刘若平纪念文集倡议书 (233)

编后记

刘若平当与中国人民同在

代 序

柳 倩

刘若平是我同宗的兄弟，自幼是邻居，少小时有过从。三十年代后期，他与石夷弟在荣县创办《流火》杂志，我在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工作时，曾替他们撰过稿。《流火》虽然是在小城市编辑出版，但发行很广，它的撰稿人和编委大多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员，不失为进步的抗战文艺刊物，在大后方文艺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他还与禾波弱弟等组织“荣县抗敌歌咏团”，“晨呼队”等群众团体，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若平就是宣传战线上的排头兵。四十年代回重庆后亦时有通信和报刊联系，皖南激变那年，若平他们来渝，寄居体心堂街十三号，彼此相濡以沫，同危共患。我与陈家钰有时带领若平、石夷、张路、李石峰和从长沙归来的禾波弟一起，参加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并为《新华日报》、《七天文艺》、《蜀道》等副刊撰写诗文。记得，正值夏季，本来我们挤在斗室里，已经热得难熬了，还要经受敌机狂轰滥炸的灾难，忙于跑警报钻防空洞。那时我应《新华日报》之约组稿，大家只能挑

灯夜战搞创作，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写完一首街头诗，原题目《梦呓》，经若平建议改为《奇怪的梦》。木风（石夷）写的诗《伸出我们的手——献给正在战斗中的苏联朋友》，李石锋写的杂文《迎送》都发表了，就是若平那首讽刺诗《西洋镜》，内有“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松松紧紧、摩摩擦擦何时了？”……“西洋镜里瞧一瞧，阎王要你三更死，不得留人到五更！”等等，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的句子，被新闻检察官的红杠一划“免登”了！若平闻之，无惊无怪，耸耸肩，摇摇头，笑一笑而已。建国后，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期间，他与作家刘盛亚下放劳动改造，因为缺少粮食，不幸他们饥饿致死。

三十年过去了，刘若平被人们遗忘了。不被人忘记的是他遗留下来的、记录下来的思想、作品、文稿；对同代人，对他的妻子儿女留下的音容、笑貌，其他还有什么呢？今天他的家属提供了文稿，汇编成册，并要我写上几句话，难道我无动于衷么？文集的原稿我虽然没有完全读过，但这四十年来，人为的或自然的悲、欢、离、合，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不过大同小异而已。比如说，我是百分之五范围内的后补“五七”战士，刘若平则是硬划的右派，当时普遍的营养不良，我也肿脚，吃不饱饭，每天喝粥还要比碗大小，刘若平则是没有吃的终于躺下，结束了生命；我碰上政策转好，还苟且活着，最近两年来评为全国健康老人，活到今年八十三岁，刘若平则生不逢时，三十年来与草木同朽了。

但刘若平遗留下来的思想、文集不朽。在抗战时期，反抗敌顽的爱国主义、爱民族精神不朽。他是一个文化人，有血有肉的汉子，在多次的际遇中，可能会写出有无限悲、

欢、离、合的故事，或已经在构思、在计划；或已经写出来了而未能问世，连自己的子女、朋友都不知道……，真是遗憾！

总之，刘若平纪念文集总算保留下来一些东西。见其言而观其行，毕竟能看出当时一些道德风貌，扬溢的感情，做人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如果他能继续生活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日子里，遵照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精神，他和今天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一样，将会敞开思想，重整旗鼓，为祖国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奉献出自己力量。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年代，他也将会扬眉吐气和世界人民一起坐下来议论、安排这个世纪的大事，只可惜刘若平早已不在人世间了。他的言论、主张和爱国主义、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为他的子女所奉行，在今天活着的人们中流传着。

刘若平当与中国人民同在！只此一。（塞班）

纪念刘若平诗文：

并非过时的文字

萧蔓若

刘石夷是我相识者中彼此历经坎坷和劫难，至今犹互通声气、不忘旧情的少数友人之一，其兄刘若平则系石夷之介，我才得一睹风采的。

那是一九四一年初，为了谋生，我由成都至内江，去石夷介绍的一家中学任教。其时，他在内江甘蔗试验场做科技工作。一天，在他寓所我与若平相识了。原来，我只知道若平名振鹏（正蓬），一如只知石夷名振德和硕叔。在这之前，以石夷之故，其实我和若平也已有了文字因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以后，刘氏兄弟在其故乡荣县组建了《流火社》，成立了救亡宣传队，创办了川南唯一的文艺月刊《流火》。一九三九年，应刘氏昆仲之约，我为这刊物寄过文章。

刘若平给我的印象是，身体瘦削而精神饱满。热情、健谈、幽默、风趣。于嬉笑怒骂中对我讲述了《流火》给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一段故事。若平那位原南京高中同学，后荣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清共党官的许专员，以钦差大臣自诩，去荣县视察党务，以极端奸诈和狡猾的伎俩，对若平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迫使“交代”有“共党分子言行”，承认爱国有罪，书写“悔过书”。若平一身正气，不为所欺。这之